

奇袭堡垒营：塔利班干掉美军机群

这段时间，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谈谈打打，处于拉锯状态，但明显看得出美国有些无心恋战了。

尽管美国在2001年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后者扎根基层，东山再起，令美军及盟军深陷泥潭。其中，发生在2012年9月的“奇袭堡垒营”，更令美军遭受了自越南战争以来最惨痛的单次飞机损失。

外面放烟花吗

2012年9月14日夜，英国陆军第4装甲医疗团野战急救员安德鲁·图雷从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一处前进巡逻基地返回堡垒营轮休。回到简单板房内，刚想躺进行军床，就听到阵阵喧闹声。“走出门外，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站在空地上，向堡垒营基地机场指指点点。那里火焰冲天，像是放烟花，又像是帐篷起火了。”图雷回忆：“那个时候，没人想到基地会遭偷袭，因为那里是个令人安心的地方，它地处沙漠深处，常驻数万英美人及数百架战机，周围布下几十个岗哨，还有水泥外墙。自2003年以来，这里从未被伤害过毫毛。”

然而，内部广播传来的消息让他们清醒过来——敌袭！所有人各就各位！图雷立即赶回英军团部报到，那里已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候命了，不过大家脸上没有焦虑的神色——英军驻地距机场尚有一定距离，袭击现场究竟什么样子没人知

道。“几乎人人都认为，或许只是几个盗贼进来捣乱，不足为虑。”

美国人叛变了吗

图雷和同伴走进装甲车，电台里传来的战报让他们的脸色凝重起来，事态正朝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此时，战场已从机场蔓延到整个堡垒营，美制“阿帕奇”和“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在基地上空不停发射曳光弹，为步兵指示目标。

从零乱的信息中，图雷基本拼出袭击的轮廓——十几名塔利班分子混入机场，用火箭弹朝停机坪、机库和油库开火。图雷最初看到的冲天火光，就是他们在几分钟内制造的。最后，图雷听到最没想到的一条信息：“偷袭者全都身穿美军制式迷彩作战服，疑似美军作战人员！”“有美国人叛变了吗？”装甲车内外，所有英军士兵都在心头画问号。半小时后，情报军官的通报让他们放了心：初步比对死者影像表明，身穿美军作战服的偷袭者系塔利班假扮。

又过了一会，基地指挥部向所有野战救护单位下达救援令，但塔利班用火箭弹和机枪将美军急救快反部队打退，配备装甲车的英军医疗团不得不顶上去。即将进入枪林弹雨的图雷坐在车里，紧握着身上仅有的9毫米手枪，脸上写满了恐惧。

越战后最大损失

装甲车很快驶到机场外面，战场就在几百米外。但那里除了偶尔激烈的枪声，几乎看不到移动的人影。几处油库正在燃烧，映照出跑道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死尸。当图雷等人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时，一辆美军吉普车冲过来，几名士兵七手八脚地将一具遗体搬走，图雷注意到那是佩戴中校军衔肩章的军官，“我随部队执行过六次海外部署，还未见过如此高军衔的军官阵亡”。

从士兵的交谈中，图雷了解到偷袭真相——十几名塔利班趁美国海军陆战队警卫队和私人军事承包商巡逻队交班的空当潜入机场，一

些人用火箭筒破坏停机坪上的飞机，另一些人冲出机场，用机枪扫射堡垒营里的设施。军事承包商们被压在排水沟里瑟瑟发抖，直到美军陆战队员赶来才得救，但那些停放的飞机算是没救了。“机场上所有战斗机被毁，一架运输机也被火箭弹打残”，美军告诉图雷。

天亮后，指挥部确认美军阵亡一名中校和一名士兵。借着晨光，图雷看到貌似坚固的堡垒营内一片狼藉，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的6架AV-8B战斗机被毁，2架重伤，另有美国空军一架C-130运输机完蛋了，这是继1968年1月31日越南特工奇袭美军边和基地，毁伤34架战机后，美军机群在地面遭受的最大单次损失。

被对手抓住漏洞

袭击者全被击毙后，美军工兵用了整整36个小时才将机场上的

爆炸物清除。此时，整个堡垒营进入最高戒备，各要道都筑起临时机枪阵地。“某座板房外甚至还围了一圈装甲车，那是从军的英国王子哈里住所，”图雷说，“但大家更关心的是偷袭是怎么发生的？”

很快，图雷有了答案。美军调查通报，堡垒营看似戒备森严，但长期未遇袭击的“和平状态”让防线漏洞百出，“基地周围虽有哨塔，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人值守。通常，警卫部队每隔一座哨塔才会在上面放两名哨兵”。另外，美军陆战队此前还缩减巡逻人手，把每天在堡垒营周围巡逻的兵员从350人减到100人，这座号称“赫尔曼德省最强堡垒”因此变成了筛子。“所以，塔利班才找机会在基地围栏上打洞钻进来。”辛星

经典战例

袭击者全被击毙后，美军工兵用了整整36个小时才将机场上的

苏联特工“涮”了英美情报高手



二战伊朗德黑兰街景

1979年11月，伊朗大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52名美国外交官成了阶下囚，史称伊朗人质危机。惊慌失措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特纳急需伊朗问题专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波斯地毯进口商格拉克·瓦尔塔尼扬（当时用的其他名字）及其妻子戈阿尔，于是他连忙用私人飞机把瓦尔塔尼扬夫妇从纽约接到中情局总部兰利。此后，特纳定期邀请瓦尔塔尼扬夫妇到兰利参加上流聚会，却完全不了解他俩其实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派特工，他们在参加鸡尾酒会时也暗中物色招募对象，直到莫斯科提醒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盯梢后，夫妇俩才不再光顾兰利。

挫败英国情报学校

1924年，瓦尔塔尼扬出生在苏联罗斯托夫州的亚美尼亚族家庭。1930年，瓦尔塔尼扬的父亲、榨油厂长安德烈从苏联移民伊朗，此前他已获得伊朗国籍，但其实是苏联

情报部门安排的。定居伊朗大不里士的头六年里，因被怀疑与苏联有关系，安德烈数次坐牢，但每次均因查无实据而释放。1936年，安德烈携全家迁居德黑兰，他迅速致富，办了一家糖果厂，还担任德黑兰亚美尼亚商会会长。他积极招募间谍，为苏联秘派特工制作假护照！而且他从不利用莫斯科的钱工作，所有费用都是自己开厂挣来的。

安德烈是个爱国者，从小就培养教育子女。1940年2月4日，瓦尔塔尼扬在父亲影响下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驻德黑兰情报站建立联系，代号“阿米尔”，但两人各自为战，工作从不交叉。1942年初，情报站长伊万·阿加扬茨获悉，英国以无线电俱乐部为掩护，在德黑兰开设情报学校，专门招收懂俄语的青少年培训，而此类人员只存在于德黑兰的亚美尼亚社群。阿加扬茨命令瓦尔塔尼扬设法打进去！瓦尔塔尼扬入校后，一一确认了学员身份。1942年底，“阿米尔”顺利毕业，



瓦尔塔尼扬夫妇晚年合影

成为拥有“文凭”的侦察活动专家。但英国人的厄运由此开始，派人苏联的毕业生很少有回音，即便偶有通联，实际是被苏联安全部门控制的“遥控人”。英国军情五处气急败坏，企图找出渗透进来的“苏联情报员”，可毫无结果，最后不得不将学校关闭。阿加扬茨听说后兴奋地说：“迦太基沦陷了！”

吓坏人的短文电报

瓦尔塔尼扬回忆，谍报工作最怕内部叛卖，“苏联电影《春天的17个瞬间》里，以‘钢琴家’为掩护的苏联特工凯特曾被纳粹视为‘血统纯净的德国女人’，可在怀孕时无意中保母发现懂俄语，这个保母后来投敌，导致施季尔利茨领导的柏林情报站部分暴露……类似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确切讲是（妻子）戈阿尔，这件事杀死了我几百万个脑细胞……”事情是这样的。

1984年的一天，夫妇俩步行去参加某团体晚宴，路上，戈阿尔突然

想做一下头发，于是进了发廊，瓦尔塔尼扬留在外面踱步。离晚宴开始只剩十分钟了，瓦尔塔尼扬往门里一看，发现戈阿尔坐在大约三米处，正戴着头罩吹干头发。他指了指手表示意到点了，谁承想她脱口用俄语吼道“若拉（瓦尔塔尼扬的昵称），马上就走”，瓦尔塔尼扬吓了一大跳，但下一秒他用英语喊道：“从窗口跳出来，快跑！”戈阿尔从窗口直接跳到他的怀里，好在晚宴没有迟到，但一整晚他的耳边都回响着妻子的俄语口音。戈阿尔安慰说，没人听见她说俄语，大家都戴着头罩，发廊老板也在耳房喝茶，瓦尔塔尼扬才稍微安心下来。

但第二天瓦尔塔尼扬照常无线电台与上级情报站联系时，收到只有一行字的电报，这一般是在特工暴露时才会发。他断定是撤退命令，因为昨天才出事，今天就收到一行字的电报，肯定是暴露了！他压抑着情绪开始译报，结果发现译文竟是“祝贺瓦尔塔尼扬上校荣获‘苏联英雄’光荣称号！”原来，这是上级为表彰他在隐蔽战线立下的功勋并庆祝他60周岁的贺电！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暴露。瓦尔塔尼扬安静下来，目光一刻也未从贺电上挪开，眼前浮现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面孔，因为正是后者让他晋升上校。那一天，安德罗波夫对署名“亨利”（瓦尔塔尼扬的代号）的情报很感兴趣，便问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此

人什么军衔，后者解释说亨利尚未进行鉴定，安德罗波夫责怪说：“你们一点也不珍惜会下金蛋的母鸡。”

活着的“苏联英雄”

瓦尔塔尼扬从事情报工作45年，与妻子到过三大洲。可以说，凡是亚美尼亚人在商界和政府机构里说话有分量的国家和地区，他几乎去了个遍，包括美国、英国、叙利亚、伊朗、黎巴嫩、新加坡甚至中国香港。在国外工作期间，他与外国情报军官打交道，时而是伊朗商人，时而是西班牙记者，从未失手过，直到1986年才奉命撤回苏联，培训未来到国外工作的秘派特工。他的名字直到2000年才对外公开，他也是唯一生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情报战士，像赫赫有名的苏联特工库兹涅佐夫和佐尔格都是死后追授的。上世纪50年代初，瓦尔塔尼扬一家从德黑兰搬到苏联埃里温（今亚美尼亚首都）。父亲安德烈拒绝了公家提供的住宅，后来在顿河畔罗斯托夫买了一栋二层楼房。现在这座房子里住了12户人家40多人，但瓦尔塔尼扬从未动过申请将他们赶走回房子的念头。2012年1月10日，瓦尔塔尼扬在莫斯科波特金医院去世，终年88岁。

常立军 朱延瑞

谍海风云